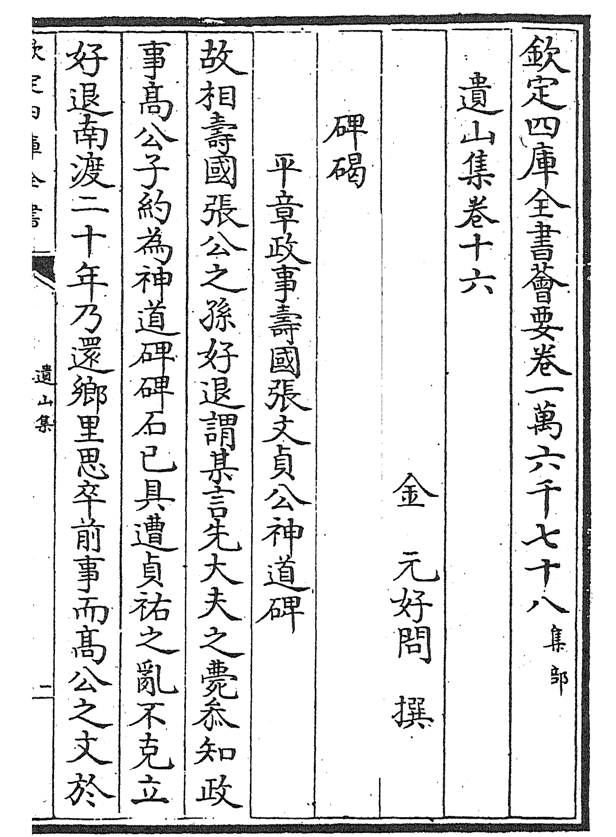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七十八　集部

遺山集卷十六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某言先大夫之薨忝知政事高公子約為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髙公之文於

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既遷徵良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瞻言丘壠旌紀寂寥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釁蒙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為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頗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

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為宰相尚書左右丞叅知政事二人為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内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為多潢霤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叅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輕之權既分疎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迹處乎危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為得計循默為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琚董右丞師中胥

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龎耆艾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為稱首夫善化一鄉智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

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為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榮禄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尚書為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童子彫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

常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爲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頴悟號稱博聞强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頴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政衰盜賊羣起公有策禦之盜爲衰止邑人頼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渌鹽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山令去

官之日百姓為之立祠十一年克尚書省令史考滿遷
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
遷武寧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為尚書省右司都事
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
稱旨乃真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
中數奏詳明不為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
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遺留使於
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為河南路提刑使不朞

年御史臺奏課為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為后臺諫以為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脩右拾遺路鐸翰林修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容卿以為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為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户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黙不言明日出公為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内觀察使其後立后議寢上

思公言召為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叅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為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為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為之平物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貴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為建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内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

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衂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畧以為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撫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歛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强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共

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已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蒔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即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尚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禄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廷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祇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佗相莫與為比二年章再上有旨

卿頻上章告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禄大夫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為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

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
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
使便宜行事公為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寛
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埸毋敢
妄動莅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即
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
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灑掃庭内曰吾將逝
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尚儉而已尋薨

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考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行慶宮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樸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沈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庭下欷歔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為感動夫人前歿章宗

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為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兹見

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癰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讐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盻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盖立后之事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獨上以為

可敌公之言易為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為可而公獨以為不可故難為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為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雞鳴濟北有期迺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効靈穀城之張帝傳載生帝傳維何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樸魯之忠以静而應以介而通悃愊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與陵所試大定之治

講若畫一公如曹參守而勿失守而勿失民以寧謚賜
則陰受跡容致詰皇天生之咼不成之孝孫受之咼不
究之在昔所難在聽思聰烏羣於前孰知雌雄兵以農
戰國從本固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一言之微邦可以興
作法於貪敝將咼勝悔罔後及忠無前寤我思古人愛
而莫助黄山之陽喬木蒼蒼公墓有碑千載滂滂

王黄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内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

財將無以為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平生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玆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懃琓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殷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

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
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
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為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
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為東丹王都
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為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
遠孫中作使咸餘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餘孫六宅
使思州刺史叔寧遷白霫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
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

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静軍節度使保静之中子
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為中大夫翰林直學士
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
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
泉所為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即公太師南陽
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朞視書識十七字六歳聞父
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歳學詩十一歳賦全題讀書五行
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

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
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
者謀為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
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
別詿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
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
選限於賢愚同滯之域簿書期會隨俗俯仰殊不自聊
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

千里隱然如卧龍起硔硲天平黄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黄華蔚然涵濃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鷄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坌集一水一石皆崑閬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為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晉人庾衮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黄華雖勝絶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来居以黄華山主自號兹山因之繇出

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卷力經史務為無所不闚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髙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坐為言事者所累出為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内艱哀毁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朞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

日也官止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為女冠公沒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為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籍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

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温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閑閑趙公内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為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為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蔛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為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為知者道也有蔡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為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

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為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黄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為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絶畫詩書馮内翰

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為實錄云癸丑夏某客燕中萬慶為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為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

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為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變龍姿孰雲之從望公脩門劒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思衮職彌縫顧昌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閒氣所鍾有物妬之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寧阨以窮研摩於韓

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伐果奚貴乎楠松
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為遇耶方積纍之為
功畀鎡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乖逢馬鬣兮蒿蓬摧熊
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挹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
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孤憤於迴風譎
傳長沙蠡賊内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
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
而為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為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彥直為汴京行臺令史仕至明威將軍究丘令即君之考也究丘嘗尉淄川樂其風土遂為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備矣君年十六以廕補轉運司押遞官時正隆南征所在寇盜充斥及歲終受代間關還待下人以其年甫成

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凡三歴酒官遷忠武校尉君幼學頴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為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内翰景純景純大為奬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為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九年詞賦進士第换承務郎調歴城主簿改積石州軍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對詳明審當每啟事退目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

除吏部主事陝右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關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貧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為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職常四五朝譽既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亡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遍歴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真決之徭役害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為之有秋使還授中都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十倍大定間一時府

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

饟同列方以從軍為憂而君自請焉宰相重君之行為

改擬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

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

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為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

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

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

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髙寒非老人所

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每違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毁骨立竟用是得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君之柩祔于某原之先塋執紼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為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宛丘莅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寛厚歴中外餘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己之所以移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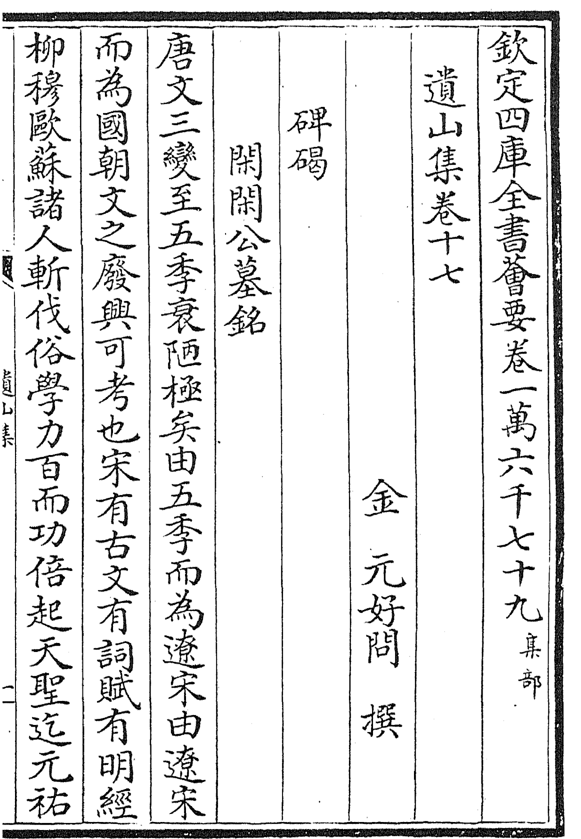
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
行簡至黄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鋟
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比前
世龍虎牓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為稱首云先娶沂州
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
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其郡君子
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恵愛
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符離葉令淳正古雅

為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緫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㓜銘曰

處為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從古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時含飴弄孫為樂不背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為隙駒忽其崦嵫顧瞻玄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銘詩是惟純孝李君之墓過者

式之

遺山集卷十六



遺山集卷十七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閑閑公墓銘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遼宋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

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虚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没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鈞厚禄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

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顔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涣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為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

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

譏訕免官未幾起為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

病迨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擣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以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梧殺之聞赦將至先梧賊死乃拜赦而盜益繁公為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為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為兵部郎中兼翰林

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
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為妖言置章不通及
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
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畧謂中國無古北之
險則燕為近邊車駕幸山東為便山東天下富强處也
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
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
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

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郡縣之無虞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間不得藏弓矢是也隋名城今腹内州軍不置樓櫓是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

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為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

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為天子開忠言廣
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
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令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
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稗
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
由漢中道襲荊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為赦文以布宣悔
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
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

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勲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戸實封一百戸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

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嫁衛州行部郎中石
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
易藂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大玄箋贊六
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删
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
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
歸嘗著論以為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
亦嘗為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

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則沈欝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

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為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為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為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

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
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爲所稱道其傳世無
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絶力任權御一判藩蘺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
以經付挺身頹波爲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趍春風
舞雩如望趍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
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
開物成務在德爲柄在治爲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

己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彦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其父課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為常趙魏間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為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

軍載國子監書以歸因之起萬卷堂延致儒士門不絶
賔儒素起宗實兆於此後以第四子浩官五品贈宣武
將軍考仲溶嗜讀書不以世務縈懷大定初兩赴廷試
不中即以詩酒自娯竟用是得疾甫三十而歿用公貴
贈朝列大夫安定縣子公幼有至性十歲喪父哀毀成疾
嘗泣謂其母孔氏言吾父不幸早世兒誓當學以成吾
父之志孔夫人有賢行所以作成其子者為甚力故公
十五知屬文弱冠有聲場屋間年三十擢大定二十五

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即墨令縣治瀕海土墝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為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强暴為之怗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變化狡獪或為獄卒縱遣囚繫或為官妓盜驛傳被襆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

居賢令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頹圮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匝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為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迫逐之詈奴叙問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為神刻

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强冦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冦為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為緩其獄尹怒强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即日上書薦之就除大原推官未赴召為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獄勑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寀相以公為能故有此授公涖職不

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内艱服除為國子監丞兼戸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為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椿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為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戸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

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蝎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為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為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宽乎隨以宅使者覆之蘇竟以罪

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為上京東京
等路按察司僉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
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
而治可也其二令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
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夤緣至
宰相者故公為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
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
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

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卧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為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

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爲禮曹掾女二人長適邢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洧川楊振文封弘農縣君孫男三人祇適祇承祇畏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悌惟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卹睦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

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歳丙午某過彰德
德珪方為府從事謂某言先人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
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寂寞之感迨今北歸先
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
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
徵君子玉子玉公鄉里知公為詳以為公無他過人但
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
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

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于眇焉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効一官大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欝彼佳城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爲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呼沙呼尹大興先生為府推官呼沙呼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內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為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為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呼沙呼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

無不如意乃令為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搖乃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為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強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攷案靖安初先生之

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拯徙居欒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為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既平又量為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即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

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為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稾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為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為乎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潤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

為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詑於他邦入為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為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頹圮為憂謀之州將為浚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

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
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
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呼弑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
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
名之曰寄庵因以為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
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為故一切以
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與定元光之間先生益
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

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為人雅為王内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黄之間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為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絃歌棊槊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尅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

娶槀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末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窯冶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䕶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惟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

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為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畧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為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

大誼要責以為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為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

禍逮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為世厎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兄弟同在禁近聲勢熖熖

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為言公時為監察御史上書切諫
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
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韙之他御史有與公齊名者
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
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
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為太原
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
尤長於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却後三十年吾

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禀寛綏輕財好施以詩書棊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遥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戸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黄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為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

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呼沙呼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為之動容張仲淹以趨附宰相起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為人衆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為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為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席帽行闉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為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席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

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僉南京路按察司事搏擊豪右發擿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陜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

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孫三人曰革曰賁曰恒公天性孝友為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得情人以為神明之政在所敦奬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為之一變起文廟於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為河

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容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釁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與有榮焉敢不唯命是

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强趙張三王之所以神

此在公為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

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惟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

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凜然獨為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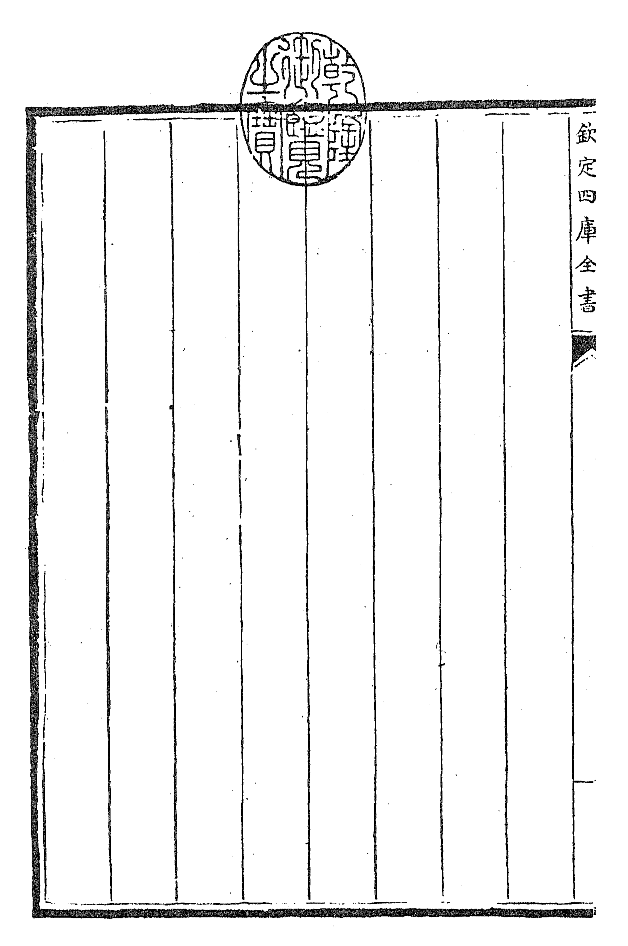
盖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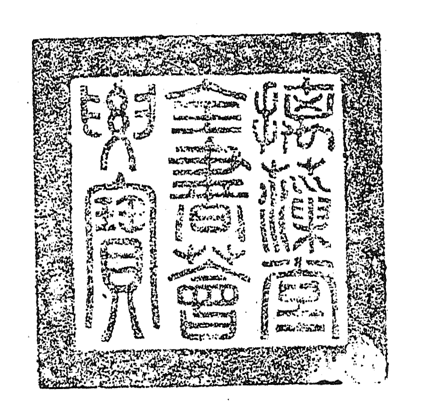
遺山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七十四頁後一行呼沙呼舊作胡沙虎

今改後倣此　二十頁後六行實勒舊作喜兒

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謄錄監生臣嚴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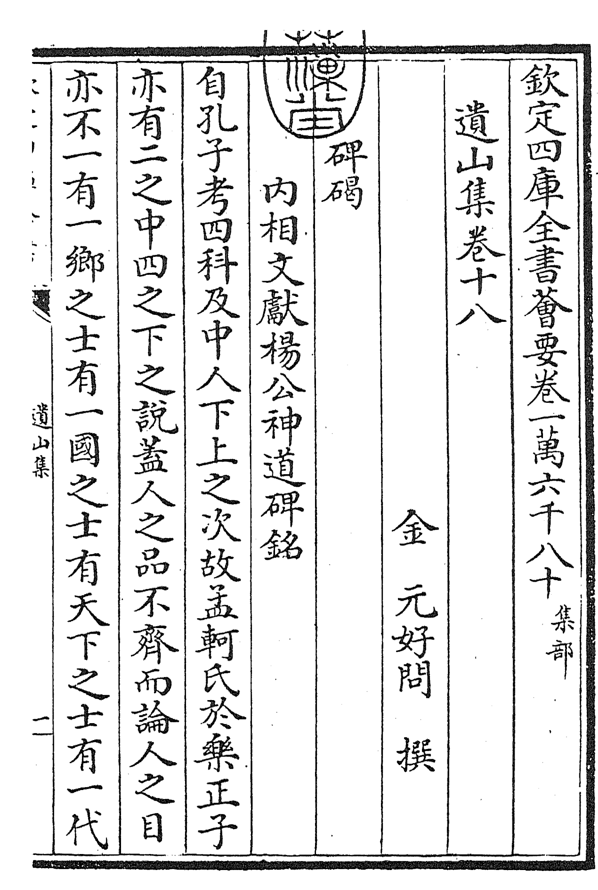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卷十八 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十 集部

遺山集卷十八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内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説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

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强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
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
鄉里之彦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
理益明利禄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迨貞祐南
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
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叔
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
李都運有之兩楊戸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

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課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賢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兹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内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嶽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畧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

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則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

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贈弘農郡太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

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揆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
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
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
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
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
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
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
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

宗閔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
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
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富察阿
爾博遜為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爾博遜言浮於實必
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
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
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
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

章榷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户部尚書完顔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榷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為異竟以事譴公公不之卹也興定二年擢拜禮部尚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

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聞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莅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録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為之縮手朝罍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夔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内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

小之說解之且曰令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令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凉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顔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

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
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
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
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
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
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戸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
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
大小當總其綱領付外施行令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

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
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内廷取老
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
經筵實内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
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
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
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
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

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

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無不一於正矣上矍然知其為醫諫也十一月夏人和議成遣其徽猷閣學士

李弁來議互市及振危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弁求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曰文獻娶某郡呂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為難待二

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官下在律疎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公言之朝獨得不徙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庭簡者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爲甚嚴而其待人者寛以約

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
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册多出其
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借後進初不以儒
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
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欵曲周密之間異時
想望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
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
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

以斷饟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令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令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令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令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

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綴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紇軍亦驅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

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悦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諷焉李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

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為逭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寃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令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寃陝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

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詞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啟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為絶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

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為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
術數尚辨以為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
屬予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
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秘府公子恕奉公之
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
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
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為請
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

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
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
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
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横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
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
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矛端舞嬰兒崑崙神泉㝰朮芝
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為之

孺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令崦嵫顧瞻喬木為齋浴峴山墮淚方在兹零落何必西州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

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戸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令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為無憾矣敢百

拜以請某以為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令史冊散逸既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緊金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兹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譔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為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為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羿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

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
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孺林郎妣兩高氏太
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
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
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
科釋褐鄧州録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懐安
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
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貧東平

諸郡公所至推次之絶人受實惠豪滑不得貪緣為姦
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
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揔諸郡兵討捕羣盜悉平泰和
五年吳曦納劍外五州内屬公以選為順化軍節度副
使未至州反為宋陝西安撫使奏公為經歷官俄改真
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
御史分理寃獄異時審讞者専以末減為事雖殺人者
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寃固所當審地下

之寃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
刱設三司不便大畧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
為事臣愚以為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
間一曹望之為户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
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即户部前
日之事官屬又皆户部舊員掾屬亦户曹舊吏豈有
愚於户部而智於三司者唯當復户部之舊無駭民聽
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没縣官錢詔公

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黄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内結閹竪外連權貴姦贓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他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襃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

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為
行宫尚書戸部侍郎尋擢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
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
誊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髙琪持不可議以他
辭却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為度
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為
不若因而封之此髙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髙琪
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鄂勒博以御膳年

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復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為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若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廷辨天下知者以為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為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鵝鴿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饍羞

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為刑部尚書領閿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為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

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褫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遥領
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别詔慰撫良
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内
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
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
薄失次無所營為唯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
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戸亦不得安帖臣
愚以為不若計軍戸丁數口量給地畒使失業之人皆

獲地著既有恒產孰不為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耕獲授田初年給口粮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畧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既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饟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即以謝事為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忠渲

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謚曰剛敏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為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勾何某次適監韓城酒賈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富森薩喇拉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滎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

為考官臨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
司前政喬公子實趙公子文號為稱職公表表自見舉
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寛緩欲
為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為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
之不敢欺為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
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
利害汰冗兵禁游惰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
之策為多識者謂公策慮愊億洞見事機雖軍中老臣

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為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既件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為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為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為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禀賦之美固已絶人遠甚加之内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為御史為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㤞㤞迎刃

而解宣宗雅知公暫歷戸曹即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為彊臣所摧折蓋蔽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為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彊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間氣之雄揚於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搏

擊所加姦宄為空公寧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賜環入計
租庸以給京師以饟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
上前大計兵農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
氣之殭而四體之充成周既東正塗既窮扼天闕以九
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為金墉有來梯轒不利
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
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為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
忠名譽寧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圭璋顒顒山立揚休

頽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為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歷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內翰　閑閑趙公周臣內相楊公之美

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緊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作新民漢氏之旁求儒雅數世之後人有士子之行家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嚮爲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爲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己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為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令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

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録事判官權虢畧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虢州司侯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没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閧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

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贄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惟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隘巷以課童子學為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畧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琛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為我持表

奏辨曲直予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琛
言忻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
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悅曰思
文再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
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
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
安北堡陷經畧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
信為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

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寃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

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關有訛言關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關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為之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

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令各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為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

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莽吉穢至以化内外

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

民吾民也車駕南渡暫為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

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

避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悦

即命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

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鞫之公

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厭其丐貸先被麾斥

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侯趙王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為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紿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察其姦檄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

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静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令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横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寛厚為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為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閒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

京師羣公為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仙公復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殯某所官通奉大夫勲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

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
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
師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贄尚書省
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
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
男孫四人贄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適祖顯祖克基之子
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户部曹公景蕭之孫
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

族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歴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筶牘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為文不事雕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殁十有二年孤子贄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内翰百一所譔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為請好問甫

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宫獻賦誤為楊湲所賞桓府參軍重辱褚裒之問輒叙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

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温温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集卷十八